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 历史、主体与时代主题

田 杰

(深圳青年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49)

[摘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 是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根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是中国青年运动百年实践探索形成的崭新形态。在现代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 革命是其一以贯之的宏大主题。改革开放伟大的新革命, 决定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和路径选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历史逻辑的客观结果。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 是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转型的重大契机。这一转型的内在动力源泉和外在形式表现, 决定于青年运动主体的变化和特点。

[关键词] 青年; 主体; 青年运动; 中国梦; 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D4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 (2017) 09-0003-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 是中国青年运动经百年历史实践、探索而形成的崭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事业, 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 特别强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 是一个关乎青年世代发展, 关乎党和国家以及民族未来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和各领域青年工作实际、与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战略布局和政策实践密切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发展实践紧密结合, 全面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策部署,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健康发展在思想上、理论上和行动上的根本保证, 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的基本前提^①。

[作者简介] 田杰, 深圳青年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青年研究基础理论、青年工作与青年文化。

一、青年、青年运动与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

青年的发生，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历史，以至人类文明曙光乍现的那一刻^②。但是，青年运动的产生，却是世界进入近现代历史之后才有的事，是人类社会和青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现代性的诸多后果之一。

青年运动的发生、发展机制及其社会地位和作用等，向来为研究者所关注。尽管对青年运动概念有不同理解，但对青年运动属于社会运动^③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可能是更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能本身就是一场独立的社会运动，在这一点上基本可以取得共识。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极不稳定且充满动荡的过程，革命、改革、抗议、斗争等社会运动此起彼伏，青年是社会运动中推进社会变革或革命的一部分重要力量；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妇女儿童及青年运动，共同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运动的两个主要方面；各种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以及自发的青年组织的产生，是青年问题在现代社会的表现。艾森斯塔德指出：“正是在这些运动中，现代青年的社会推动力第一次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仍旧是在这些运动中，对新生活、新社会、新人道、自由与自发性所怀的梦想，以及追求社会文化变迁、新的文化象征和集体认同象征的渴望，才得以表达。^[1]”特别是二战之后，在美国以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运动都源起于形形色色的青年群体、同辈群体和青年运动，以及那些被称之为青年文化的东西。^[2]”

与西方青年运动不同，中国青年运动的产生并非与中国近代工业化完全同步，在洋务运动中青年并未显现出特别作用。19世纪末的变法运动以及现代国家意识、民族主义思潮滥觞，是中国现代青年运动发生的催化剂。正如汪晖所说：“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青年问题，少年、青年、青春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一个时代要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把问题设定在青年人身上。”“青年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教条地来对待的问题，总是来源于对一个时代的困境、问题的认识”。^[3]

在中国，最先觉醒的一部分青年是仍在科举路上戮力竞进的士子童生和接受西方新式教育和思想的旧式文人和新知识分子（这二者的身份有时是重叠的）。最先发现青年、唤醒青年、动员青年、组织青年的，是倡导改革、革命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他们将青年看作变革社会的重要力量和群众基础。现代中国青年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孕育诞生，它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命运等政治问题缠绕纠葛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场青年运动”，青年与政治的结合不是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唯一条件或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4]中国青年运动在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代诞生，这必然赋予它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品格——政治的、革命的、斗争的。革命，是孕育现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母体，也是它的助产婆。革命，塑造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模式和时代性格，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的主题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治是其发展的快车道，斗争是其增长的动力源泉。总之，革命，是中国青年运动演化、生成、升华出无限丰富生动的时代主题的历史母题。但它的发展轨道、动力机制将根据时代变化而不断发生转型和变换。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的建立，使中国青年运动走上一条新的发

展道路。至此，中国青年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是这一事业的重要有生力量，是先锋队、生力军。革命，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的主题词。但是，它已被赋予了全新含义。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对革命青年、革命青年运动及其发展方向的阐释，可以看作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和战争年代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革命，是中国青年运动百年历史的主旋律，它激情澎湃的每一乐章、每一音符奏响的几乎都可以说是时代的最强音。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即是一部中国青年革命史，或中国青年革命运动史。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在这一个多世纪中，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未间断。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伴随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国青年运动也经历了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创造这样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人的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或言之，是青春的本质力量，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创造发展的伟大实践中的现实的、历史的展开和实现，更是如同“鹰隼试翼”“潜龙腾渊”般的历练与升华。

二、群体、组织与世代：青年运动主体的历史演进

“必须始终尊重青年主体地位。青年是青年运动的主体，青年运动是青年人的事业。……只有尊重青年主体地位，广大青年才能焕发出极大的创造热情，中国青年运动才能始终保持勃勃的生机活力。”这是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留下的需要“牢牢记取、倍加珍惜”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和启迪”之一。^[5]这一系列极其重要、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关于青年、青年运动的价值判断和历史经验总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关于青年、青年运动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

在最简单、最现实的意义上，人作为一种主体的存在，是实践的主体，认识的主体，是全部社会生活因而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体。或言之，主体性亦即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以及其历史生成性。青年作为青年运动的主体，亦将具有主体的这些一般特征，特别是其历史性或历史生成性，意味着青年运动主体的历史演进，既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折射和反映，更是青年主体创造性特征的历史呈现和现实展开。

具体说，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作为青年运动主体的青年，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各种类型的青年群体；二是各种类型的青年组织（在一定意义上也应包括有关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和政党、党派组织）；三是作为一代人或几代人的青年世代。

群体是情感、利益连结的纽带，是人际交往的基本途径和形式，因而群体也是人作为现实主体的基本形式。在传统社会，青年群体一般只是作为年龄群体而存在，其生存、活动、交往的空间主要局限在家庭或社区的狭小范围之内。现代社会教育、城市和工业化等等发展，使青年从家庭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空间，从初级年龄群体演化出学校、职业、社团等更大规模和交往范围的次级群体，青年的社会化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也更普遍的社会性质。青年问题逐渐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青年本身也逐渐成为一种为社会所关注、所重视的社会力量。这为青年运动的产生创造了基本而必

要的物质和社会条件。

现代社会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也反映在群体变化的诸多方面。一方面是青年新群体不断产生，群体类型愈益增多，另一方面是随着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青年群体活动方式出现了革命性变革。青年新群体的新诉求、新主张、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等，将造就新的社会运动，或促进传统社会运动发生重大变革，它如同社会运动中的“酵素”，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借助某些偶然或随机事件而迅速发酵成一些具有社会运动性质的事件，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也可能演化为一种现实的、具有广泛社会以至历史影响的社会运动。新群体往往是各种社会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新的生长点。这已为很多历史经验所证明。

同时，这也是青年运动“历史形式”发生转型和新的形式迅速崛起的重要契机。新消费群体造就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运动，而“网络一族”则可能引发“新一轮社会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青年群体的爆发式兴起，可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流动青年群体数以亿计，新增大学生群体数以几千万计，新兴职业、新社会组织、新生活理念、新消费主张、新网络平台、新游戏软件乃至一款新的装束、一个新的明星、一个新的品牌，等等，都可能成为或大或小青年群体产生的温床。过去几十年中国青年运动发生的转型——从单一的政治轨道向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在内的多元轨道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即是青年群体变化的诸多社会后果之一。

组织是人为实现一定社会目标或追求更大社会利益而组成的相对稳定的集体或团体。组织是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运动最重要、最根本的主体力量。在自发的、非制度化的青年运动中，组织的作用并不非常明显，但在有组织的、目标明确的、大规模青年行动中，组织往往是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要素。

青年组织首先是青年意志、利益的代表。青年组织根据自己的组织性质、目标、规模、成员特点等，决定自己的动员方式、行动方案以及组织策略等。但青年组织的主张、诉求和权益的实现程度与效果，通常并不决定于它们行动的规模大小或激烈程度，而是决定于它们在何种程度和何种意义上能够在代表和维护青年利益的同时，与国家和社会利益保持相对的一致性。这意味着，青年组织在青年运动中的主体性，在根本上体现在青年与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体现在青年组织的目标与国家和社会目标在根本方向上的一致性。近代社会运动和革命或多或少都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国家社会关系，“现代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就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和组织起来的社会之间相互碰撞的产物。”^[6]而且，这种碰撞作为一种“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现代社会规范政治的基本要素”，在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④然而，能否达致这样的目的，在某种意义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运动中组织的因素。就青年运动来说，青年组织与青年，与国家、政党、社会的关系，是其作为运动主体的作用 and 价值的决定因素。中国青年运动百年历史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青年组织首先要代表青年、赢得青年、依靠青年。中国共青团即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代表青年的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领导，中国共青团组织作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这三要素，是中国青年运动健康发展的重要组织保证。在中国，党团关系的实质即是党与青年的关系，而团青关系的实质则是青年与组织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也同时体现为青年与执政党、与国家、与社会的多重联系。另外，这之中也体现着人民的根本利

益和青年的合法权益、青年运动的方向、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这三者之间的关系。^[7]

世代，仍是一种特殊个体的人群集合。但这种集合，按曼海姆的意思来说，它既不是一种社群意义上的实存群体，也不是一种社会群体，它决定于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代的统一性在本质上说是由在社会整体中位置相似的个体组成的。”^[8]曼海姆指出：“代问题是重要的，也值得对其进行严肃的研究，该问题对于理解社会和精神运动的结构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向导。如果人们想要对我们时代中越来越快的社会变迁特征有更准确的了解的话，那么此问题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9]曼海姆的世代理论对于理解青年运动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只有我们能够理解结构性的，正在出现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心理过程的本质时，我们才能有一个正确的立场去测量和解释青年运动的复杂起因。”^[10]但是，从世代视角观察和理解青年和青年运动，迄今仍明显不足，日本学者早年曾指出：“青年问题迄今一直是被当作青年心理学或青年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来看待的，作为一个整体的青年很少被看成一个集团或世代，学者们也很少从青年的整体动向和青年运动的角度去研究青年问题。”^[11]中国学者最近也表示：讨论中国的代问题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12]

重大社会变迁发生和青年世代崛起，常常是人们对代问题予以密切关注的时刻。正如曼海姆所说的，法国人由于亲眼见证了随着民族主义年轻一代的到来和自由世界突然间崩溃才对代际变迁问题感兴趣。在中国也同样如此。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和青年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青年的世代或代际特征凸显出来。这是全新的一代人。他们思想解放，对新事物、新观念表现出极大热忱，敢于追逐时尚潮流，敢于挑战传统权威。有研究者认为，至世纪之交，中国青年世代已进入第六代。^[13]无论如何判断、评价乃至描述、划分中国青年世代，都肯定一个基本事实，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的世代特征愈益明显，代际交替频率不断加快，新世代的出现和旧世代的退隐都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正如曼海姆所说：“一种新的代类型（generation style）是否会在每一年、每三十年或每一百年出现，或者是否以固定的节奏出现，这完全由社会和文化过程引发。”^[14]

作为社会事实的“代”“世代”或“代际关系”之所以成为问题，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并且与全球化不无关联。^[15]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青年代问题亦将愈益突出。就青年运动来说，这同时也意味着其主体特征将日益复杂，其现实的、历史的以至走向未来的形态都比较难以把握，它既绚丽多姿，但也变幻莫测。代理理论认为，代问题对生物性因素的依赖性决定它不能在一般意义上用历史、文化、社会和心理因素解释青年运动中的某些现象。^[16]青年世代问题，既有它的重要性，更有它的复杂性，但它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青年世代问题，不仅关涉青年世代作为青年运动主体，更涉及代际关系、代际公正、代际正义以及代际和谐等重大问题，对于拓展青年运动的实践领域、深化青年运动的主题、预测青年运动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等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理论的建构，亟待在代理理论方面有所建树。

青年，以个体的方式步入人生，以群体的形态进入社会，以世代的途径走进历史。世代，既是青年社会存在基本形式之一，也是其特殊历史形态的时代呈现。“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17]青年的世代流变与更迭，也将属于人类客观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问题是我们是否具有一种历史视野或眼光自觉意识到并真正发现青年以世代方式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价值与表现。在某种意义上，以往有关代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寻找历史

发展的宏大规律。^[18]蒂利也曾以批评的口吻强调，社会运动研究者应具有一种宏大的历史视角，有必要从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社会运动史的角度去把握这些运动，社会运动不只是当前人们的态度、兴趣或社会状况的表达，更是长期发展的历史的组成部分。^[19]

主体的历史演进，总体上呈现出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历史时期和阶段上的时代风格。从初期阶段主要以青年学生和小知识分子为主体，到包括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社会生活各领域青年群体在内多元主体；从自发性的青年政治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共青团组织为核心，其他青年组织共同参与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从文化反叛、政治斗争、奋斗牺牲的一代热血青年到形态各异、色彩纷呈、流动变幻的各世代主体纷纷走上青年运动的历史舞台，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发展与运动主体的历史演进是协调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主体的演进，是青年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力量源泉。青年运动的主体是青年，青年运动是青年人的事业，青年人的变化、发展、参与以及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历史风貌，是中国青年运动时代风格和历史特征的决定因素。“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20]”青年运动，是走进历史的，也是开启未来的。没有走进历史的，不能称其为青年运动，它或许是青年人一时的激情与冲动，或是一代人的迷信与盲从。不能开启未来的，同样也不能成其为青年运动，因为它的社会地位、作用和价值终究是有限的。

三、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也是实现我国国家青年发展战略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不是关于青年的一般抽象原则或理论抽象，而是基于历史、时代和社会实践并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中关于青年的认识、理解的丰富成果而形成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且是一个随着历史、时代和青年的变化、发展和进步不断发展的关于青年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综合过去 30 多年国内有关研究成果，认为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关于青年和青年运动的理论思想主要应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认识、理解青年的一般思想、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关于青年成长发展和教育的思想和理论；关于青年社会运动与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政权关于青年工作的思想和理论。这部分内容属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基本理论范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理论关于青年和青年运动的理论形态。

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青年运动领袖，关于青年和青年运动的思想理论。这部分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青年运动实践相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反映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时期青年运动发展的历史面貌、实践特征及思想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运动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的理论概括和总结。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内容中应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运动早期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青年运动方向、青年组织特别是共青团组织建设、青年革命动员和开展青年工作等所取得重要成果。

三是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理论。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场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青年的创造性和发展活力，中国青年运动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的发展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巩固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党的群团工作以及国家青年政策和政府青年事务，需要一种科学的、理性的、与时俱进的理论证明与实践指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青年事业中的一项基本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是现代世界青年运动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创造与实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中国青年的一次伟大创造与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理论，应该在现代化理论、国家学说、政党理论、社会运动理论框架下进行，要在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指导下，紧密结合中国现代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结合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发生发展的实践，有历史的视野，有理论的创新，有时代的特色，有青春的性格。

另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关于青年和青年运动部分的内容，还应该借鉴吸收相关学科领域以及世界范围内有关研究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21]青年运动的方向决定青年运动的道路，因而也决定着它的前途和命运。这已为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证明。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是保证中国青年运动健康发展重要思想前提之一。

青年运动方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运动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共成立后“一大”通过的决议案包括有关青年运动内容，“二大”“三大”和“四大”均通过有关青年运动的决议案。这些重要文件都涉及青年运动方向问题。中国共青团自成立到1928年召开的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和发布的文件，对青年运动发展方向问题都有相当关注和一定表述。但直到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青年运动方向问题才在根本上被明确下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毛泽东在正确理解中国革命性质基础上，依据对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和革命主体、主力军和根本力量的两个基本判断，明确指出：抗战背景下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是，实现全国青年的团结统一，走与广大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引领广大青年站在革命队伍前头，做人民民主革命的先锋队和重要方面军。根据延安的经验，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青年运动的方向，应包括在政治方向和工作方法上都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性质、道路、前景的正确分析判断，是毛泽东确定中国青年运动方向的根本前提。毛泽东还明确表明，中国青年运动这一方向的确立，是在总结过去五十年中国革命经验基础上得出的。

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青年运动方向，在其后几十年中国革命建设和青年运动发展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实践证明，它所确立的基本方向、基本道路、基本政治原则和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但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历史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环境、背景以及青年本身的不断变化，对中国青年运动方向需要一种新的理解、表述和实践策略。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生活各方面和青年本身巨大变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明确青年运动方向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如何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毫无疑问，这涉及一个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是重要的思想理论前提。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青年运动置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和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历史进程中来思考,是其必然要求。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发挥青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一代又一代青年的青春热情,引导青年跟党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既是青年运动现实的,也是其走向未来的一条充满光明的道路。同时,要在思想上政治上正确引领青年,在工作方法和组织活动上能够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这些内容及其表述,与毛泽东提出的青年运动方向,在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上,应该是一致的,它们所体现的是不同的时代主题。

四、中国梦与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关于青年运动时代主题的这一凝练而深刻的概括与表述,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鲜明的时代特征、丰富的历史内涵、厚蕴的民族色彩和激扬的青春热情。

中国梦作为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首先意味着这一主题是时代赋予的,因而也是时代对青年运动的客观要求和青年对时代的必然选择。在这一主题之下,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共命运。“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时代的性格就是青年的性格,而青年的性格就是富于理想与热情,就是善于创造与想象,因而青年的性格与时代的性格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与中国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梦作为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国青年运动从来不是外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它本身即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且,服务和服从于这个大局,向来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现阶段的中国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和时代主题,按照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要求和布局,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开展有广大青年广泛参与、各类青年组织协力配合、充分发挥共青团作为核心组织作用,以创新创造为主要内容的各类社会活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一艰苦的、历史的实践过程。中国梦,是奋斗目标,也是奋斗过程,是当代中国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放飞青春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场伟大而生动的历史实践。

青年的奋斗,体现着青年人的特点。青年人的特点最突出体现在最富创新精神,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在中国青年运动百年史上,青年的创新精神和创造热情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青年创新创造热情巨大爆发。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为青年的创新创造展开了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和发展前景。中国青年运动将迎来一个以创新创造为主要内容,集中体现改革创新时代精神和中国梦时代主题的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创造,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时代旗帜上的鲜明标志。青年人“要勇于创业、敢闯敢干,努力在改革开放中闯新路、创新业,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创新创造发展的殷切期待。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说它是历史的，是因为它聚合着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历史想象与理想追求，“近代以来，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说它是现实的，是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种空幻的理想而是一场不断为之付诸卓绝努力乃至流血牺牲的艰苦实践；说它是未来的，意味着要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一代代青年的艰苦努力和不懈追求。“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22]”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青年总是引风气之先，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中最积极最生动最鲜活的社会力量。马克思早年曾指出：青年是“人民生命的源泉”^[23]。18世纪意大利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维柯则明确指出：历史和人类生活的评价者是老人，而“各民族的创建者则是青年”^[24]。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政治家几乎都对青年给予极高评价并寄予深情厚望。这里有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创造离不开青年的贡献；青年是现实世界最具创新创造精神的力量；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五、结语

中国青年运动积百年历史传统与经验，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与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基本思想、理论、实践模式、发展策略和发展方向。这是中国青年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是中国青年对世界青年发展和国际青年运动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将吸引、组织、引导、带领中国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大胆实践，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青年群体、青年组织，以及各种别具时代色彩和风格的青年世代，提供一个创造的舞台，一份想象的天地，为他们高扬起理想的旗帜，鼓荡起希望的风帆，向着青春美好的人生、国家美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梦想，去努力，去奋斗，去实践。

注释：

①笔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署名：东方红树，载《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10期）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性质、发展路径、实践特征及理论创新等问题，做了初步探讨。文章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即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社会性质，是与国家的社会制度、发展目标及远景规划、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状况相一致的，也将体现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或国家—青年关系。

②关于青年的发生，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青年是近现代社会到来之后的产物，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教育等的产生有关。这里对“青年”概念的理解，认为青年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青年有着不同的意义和形态。由此而推断，青年现象、青年问题和青年运动，也将伴随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之始终。

③关于社会运动的定义，向来歧义纷多。这里对社会运动做比较宽泛而简单的理解，即认为社会运

动是现代社会出现的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采取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形式的集体行为活动。以往关于社会运动的定义更多强调其对抗性的一面，而现在有愈益关注其作为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生活必然因素的倾向。

④参见[美]戈德斯通主编：《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中文版序和前言部分，章延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 [1] S·N·艾森斯塔德.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 张旅平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8-31.
- [2] 艾森斯塔德. Archetypal Patterns of Youth. 1972. 转引自周晓虹.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53.
- [3] 汪晖，罗岗，鲁明军. 跨界对谈：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构成[EB/OL].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127>.
- [4] 何怀宏. 新文化运动二题：青年与政治[J]. 探索与争鸣，2015（8）.
- [5]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处理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Z/OL].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7814772.html>.
- [6]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09.
- [7]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共产党与青年、青年运动关系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13（6）.
- [8][9][14] 卡尔·曼海姆. 卡尔·曼海姆精粹[M]. 徐彬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69，76，98.
- [10][16] 江昀编译. 青年运动的理论结构——关于曼海姆的代单元理论[J]. 当代青年研究，1995（4）.
- [11] 青井和夫. 青年社会学，摘自日本《社会学词典》，朱根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11）.
- [12][15][18] 周晓虹.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1，10，22-23.
- [13] 袁贵礼. 第六代人：当代中国的青年社会化与社会青年化[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8.
- [19] 查尔斯·蒂利. 社会运动，1768—2004[M]. 胡位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1.
- [20][21] 习近平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Z/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 [22] 习近平2013年5月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4-15.
- [23] 马克思. “模范国家”比利时[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68.
- [24] 利昂·庞帕编译. 维柯著作选[M]. 陆晓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7.

责任编辑：戴婕